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三鼎甲即入翰林

「三甲」一詞在現代漢語中最常見的用法，該是考試或競技中冠軍、亞軍和季軍這前3名的合稱。例如有些國家在體育競技項中包辦大賽的頭3名，可以雅稱為「囊括三甲」。中國健兒就曾不止一次全佔頒獎台上的3席，讓奏國歌的環節升起三面五星紅旗。反之，則叫「三甲不入」。

但是「三甲」在中國科舉制度卻另有解釋，是進士級別最低的一類。前文提過舉人赴京參加會試，中式後就是貢士，貢士有資格參加接下來的殿試。間中有貢士未能即時赴考今科殿試(例如生病)，仍可以保留資格，日後再慢慢考。殿試必定全員過關，試後貢士都成為進士，殿試的功能是分別等級，共是「一甲」、「二甲」和「三甲」三級。

一甲例取3名，得到「賜進士及第」的名銜，民間分別雅稱為狀元、榜眼和探花。二甲無定額，稱為「賜進士出身」，二甲第一名稱傳臚(明代三甲第一名稱傳臚，清代則限定為二甲第一名)。三甲亦無定額，稱為「賜同進士出身」。明清兩代每科取貢士人數相差甚夥，少的才數十人，多的可達400多人。殿試分了等級之後，還要爭取成為「翰林」。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是從六品中級官員，品秩不算高，但是出身高，通常前途遠大。榜眼和探花授官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因此考第二和考第三沒有實際分別。一甲的3名進士，又稱「三鼎甲」，今天以冠亞季軍為「三甲」的新用法，該是由「三鼎



人生漫遊處 董心童

出海記

半月前，阿桓張羅「船賦」。起初不想去：一來從小就暈船，能在陸上走絕不水上行；二來陽光猛烈，玩的時候痛快，回去後弄不好就掉層皮。可阿桓真心實意，當我看他費心費力地協調幾個友人的時間，又覺得不好不去。於是，那個萬里無雲的周六，我在中環碼頭登上了遊艇。

一路向東，直奔西貢。這還是我第一次搭乘私人遊艇在維港上「橫行」，以往在岸邊打卡時的景致此刻如此切近，我一下子怦然心動，任憑浪打船搖，也決意好好賞玩一番，才不虛此行。正打算拍些相片，阿桓拉我來到船內，介紹他邀請來的幾位朋友互相認識。我心裏惦記着那沿岸的風景，寒暄完畢就急吼吼地上了層甲板。銅鑼灣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筲箕灣的屋村綠意盎然，小西灣的水道豁然開朗，海天一色的通透，令人曠神怡。我安安靜靜地欣賞，偶爾拿出手機拍幾張，海風輕拂，愜意極了。

約摸40分鐘，在布袋澳上岸吃午餐。席間，一從內地來香港的朋友問：「作家老弟，你剛才去哪裏了，怎麼沒見到你？」另外幾個同行的香港朋友也投來了關注的目光。「去看看風景，吹吹風。」我微微

一笑。「風景啥時候都能看嘛，多嘮一嘮才開心。」「嘮一嘮」，讓我聽出了這朋友直爽的東北口音，有一種莫名的喜感，不禁嘿嘿地笑出聲來。

阿桓忙替我解釋：「哎呀，我這個作家朋友暈船，所以就吹風。」「啊，不，不是的，我今天一點都沒暈。我就是覺得風景更好看！」我想都沒想，脫口而出。這份率真，引得滿桌子的人都笑了起來。這時，另一個看起來比較沉默的新朋友忽然張口：「回程的風景也很好。」這個新朋友是個面容清瘦的老大哥，阿桓介紹他時我沒有聽清名字，也沒有來得及問是做哪一行的。我點點頭：「早上和下午的景緻一定會不同的。我喜歡看這些不同。」

老大哥微笑着繼續問：「前兩天，編輯部收到你的稿件，一組詩。挺長的。」這下輪到我驚訝了，莫非他就是那家大名鼎鼎的文學雜誌主編？阿桓見我愣住，連忙又介紹起來。果然，我猜得沒錯。「其實，我並不擅長寫詩的……」主編忙問：「那為何把詩寄給我們？」「因為那是我幾年前讀碩士的時候寫的，寫了攔在抽屜裏。上個月收拾東西我寄給了你們……」話未說完，我感到這些大實話似乎不妥，沒想到主編哈哈大笑：「率真的性情中人！稿子，可用！」



心窗常開 潘明珠

遇見文學 書展善緣

今年書展是第33屆，數字有生生不息之意，我感到特別有意思。同時，大會的主題是「童來悅讀少年時」，潘金英和我這對格林姐妹，同被選為「年度主題作家」哩！

最近，每逢遇見親友、同行及讀者們，都笑着說：潘氏姐妹，今年雙春閏月，是你倆的主場啦！哈，忽然覺得我倆和文學閱讀，可謂有緣！

書展的宣傳真厲害，竟連大街燈柱上也飄懸宣傳條幅，馨香書語在空中散開，我教作文坊的學生，於旺角鬧市驚喜看到高柱上竟掛了潘明珠、金英老師的大頭像，他的家長更特意把我頭像的大型宣傳條幅拍照傳來，說替我打卡，哈，小人兒真有心呀！

3年疫情後，許多舊同學、同事，還有澳門、深圳和中山的文友，闊別多年，都到來捧場，能參加這個書展大嘉年華，特別高興！在名作家交流晚宴上，喜與黃念欣教授同席。潘金英和她的另一半名作家董啟章，早已相識於青年時，金英得董啟章推介，受邀任教多媒體少年創意寫作坊，她也因此和不少藝術家結緣了。她和念欣難得有機會話舊呢！

我們在書展的講座是「兒童文學星閃閃」，我們覺得打開好書，就恍如有星光照亮人生路，照亮許多未來的可能，即使落入黑暗中，也有閃閃星光慰藉，不致迷失！在講座上，我倆與現場觀眾很多互動，大家上台問講金句，發放正能量，一試創作傳承文學之樂，成為文學小星星，成就閃閃發亮的版圖！

主題作家的展覽上，難得看到許多珍貴的藏品、讀者寫的感謝卡等，還有我們的錄像片，如《神奇牛仔褲》及《神奇的毛衣》的精彩戲劇演出；現場參觀更可掃二維碼，閱讀我們於「動物之光」電子平台之文化故事。有位學生導賞員特別走上前跟我相認，這位姓若井的中五女生很用心排練她如何導賞講述，她為我們展品作講解真好呢！

深圳的知名閱讀推廣人阿渡老師，特別遠道而來採訪我，很細心看了展覽，令我太感動了！藝晚，他更在微信上這樣寫：「相隔4年，今天在香港書展再次見到了香港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姐妹花的妹妹……潘老師的事實在太多，印象最深的是當年由她翻譯的作品，粵語配音竟然是我最崇敬的周潤發！以及，當年她在日本求學結識的著名兒童文學翻譯家中由美子生前為她寫的最後一封書信……斯人已逝，往事在目，珍惜每一次的見面……」文學善緣珍貴，彼此相惜推廣吧！



阿渡老師細心看展覽。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一代時尚教母——宋懷桂

我很喜歡閱讀人物傳記，尤其是成功女性的，可以借鑒她們的經驗和奮鬥史勉勵自己。最近有新的體驗，瀏覽了一個人物傳記式的展覽，而且是從我踏入展館前，我對「主角」完全陌生；踏出展館後，我明白M+博物館為何會介紹她——宋懷桂，佩服一個女人的人生可以如此豐富、多姿多彩，在新中國成立時的社會環境下，不斷尋求突破，又在眾多新領域上起帶動作用，今天仍是我們的學習典範。

宋懷桂(1937-2006年)是誰？她被尊稱為Madame Song，曾享譽國際，她是1980至2000年代中國藝術、電影、音樂和時尚領域的傳奇人物。一生中經歷了多次蛻變，從藝術家、設計師，演變成模特兒、演員、商人，成為時尚教母、創意先鋒……

她的丈夫是保加利亞的壁掛藝術家萬曼，她由傳統油畫，以至和丈夫合作孕育了前衛藝術家群體的發展；她曾到保加利亞學藝術，又到了法國生

活，因而認識了Pierre Cardin，擔任上他的時裝品牌在中國的首席代表。在當時群眾都穿着黑和灰色衣服的時候，把優美且色彩繽紛的時裝文化帶入來，舉辦時裝展覽，並培訓第一代中國模特兒，也將中國的文化帶出國際。

宋懷桂在1980年代，促成了在北京開設巴黎聞名的Maxim's餐廳，對北京的生活方式邁向國際化發揮重要作用。她同時建立了以電影製片人、演員、音樂人和時裝設計師為中心的國際網絡。她更曾扮演慈禧一角。宋懷桂廣泛的人脈和對中國近代文化發展的影響，使她成為該年代中國精英文化圈中的傳奇人物。

M+博物館正展出「宋懷桂：藝術先鋒與時尚教母」，直至明年4月中。逾320件展品，從當年的Pierre Cardin時裝、她和丈夫創作的大型壁掛、多姿多彩的照片和紀錄片，展示出她如何超越自我帶領潮流，及潮流是她帶回走過來！



宋懷桂一生充滿傳奇。作者供圖



百家廊 羅炳崇

一城煙火撫人心

小城有山。一曰冠豸，兀立城東，丹霞質地，不連崗自高，不託勢自遠，外形因酷似古代法官之「獬豸冠」而得名，蘊意為公平正義之山。其風光秀麗，景觀別致，有「北夷南豸、丹霞雙絕」、「放大的盆景、縮小的仙境」之美讚，為客人嚮往之母親山。另一曰梅花，其山巒聳峙，層林疊翠，生態多姿，為瀕危華南虎最理想的棲息地，被譽為「動植物資源的天然基因庫」和「北回歸荒漠帶上的綠色翡翠」。

小城有水。此地為閩江、汀江、九龍江三江之源，九曲文川河玉帶般繞冠豸逶迤，穿城而過，潤澤兩岸。石門湖、九龍湖等宛如翡翠鑲嵌山中，更有四處汨汨不息的溫泉，給小城帶來無限溫暖。

小城有韻。自宋紹興三年(1133年)建縣，文脈綿延，人文薈萃，文廟、書院、儒學之所散落各處；四角井、水南尾、吳家巷、大橋下等街區風格別具，遺蹟頗豐。當地居民保留着中原遺風，古語方言、民俗民風、宗族理法、姓氏源流、民間武術等代代相傳，底蘊深厚，號稱古中原文化的「活化石」。湧現出明代都察御史馬馴、清代著名學者鄒聖脈、清代兩江總督楊黃、近代書法家羅丹以及張南生、江一真、項南等一批歷史傑出人物。

小城有味。客家美食九門頭(用牛身上9個部位涮米酒而成)、白鴨湯、溪魚豆腐等皆為佳品、名揚四海；民間小吃燈籠糕、拳頭桃、牛肉湯、珍珠丸、漾豆腐、芋子餃等數不勝數，享譽八方。既是遊子們難以磨滅的舌尖記憶，亦深得各地遊客的青睐，品後讚口不絕。

小城有名。小城有好聽的名字叫「連城」，簡稱「蓮」，境內礦藏、農林資源

豐饒，擁有多項國家地理標誌產品，「中國紅心地瓜乾之鄉」、「中國連城白鴨之鄉」、「中國優秀旅遊縣」、「中國文化旅遊名縣」、「中國客家美食名鄉」、「中國溫泉之城」、「全國武術之鄉」、「中國客家民俗文化之鄉」……諸項美譽，舉不勝舉，聞名遐邇，「連城風物，價值連城」。

小城有福。小城的人們，大都生活閒適，小日子過得有滋有味。親屬鄉鄰間，你來我往，親親熱熱，人情味十足。近些年，小城十分重視歷史文化的保護開發，中山步行街、四角井公園、文川橋、天后宮、文昌閣、小梨園等的改造建設，使小城市面貌煥然一新，燈火品位有力提升，白天閒庭信步，晚上燈火璀璨，老百姓業餘休閒有了更多的好去處。

小城有家。老家位於城西，與西市場緊鄰，屬鬧市街區。我們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自建的3層樓房，2層3層是臥室、電視廳和陽台，一層有3間房，裏間是廚房和儲物間，中間有上下的樓梯，並擺放着冰箱、櫥櫃等，外間是飯廳兼會客。每天清晨，熙熙攘攘的吆喝聲中，小城拉開了生活的序曲。賣菜的、買菜的、上學的、上班的、鍛煉的、閒逛的……在門口來往住，好不熱鬧。我們家買菜可以足不出戶，拿一把藤椅坐着，不停有小商小販路過，手一指，稱一過，每天都吃新鮮的。一到墟天，門外便成為中草藥集散市場，週個頭痛腦熱的，無須上醫院，老人家個個都是配草藥的高手。父母退休後，他們的老同事老朋友買菜、辦事路過，必定會進來坐坐，家裏常常歡聲笑語，高朋滿座。即使有時急急匆匆，也能賺個點頭笑臉的問候。如今我們家已是四世同堂，兄弟姐妹各自成家，但逢年過節，必定會不

約而同相聚於此，上上下下十幾口人一起喝茶、聊天、打牌、品嘗美食，雖然嘈嘈雜雜，卻是其樂融融。

小城有回憶。在這裏，我度過了最美好的青少年時代。13歲那年，我們舉家從農村遷至城裏，一晃就是30幾個春秋。兄長成家，姐姐出嫁，晚輩誕生，母親離世……這裏記載着我們家的悲歡離合、歲月變遷。我在小城讀初中、高中，大學畢業後回城工作一段時間，逐年看着小城變化，小城也見證了我的成長與酸酸苦辣。生活的苦難、求學的艱辛、從業的挫折，以及家庭的溫暖、成功的喜悅……點點滴滴，都融入小城的歲月裏。這裏發生的一切，已成為我腦海裏一本書，可以時時翻閱，時時回味。

小城有溫度。如今離家工作已20餘年，歲月更替，往事並不如煙。閒暇之日，總是期盼回到小城，可以牽着孩子的手，帶他們去水南尾的小巷走一走，到大橋下外婆家逛一逛，看看那些古廊橋、古城牆、古建築，講講過去的事情；也可以在四角井找個小店坐下，叫上一碗牛肉湯或扁食湯，聽聽鄉音，聊聊趣聞，那自然是味道在嘴裏，暖意在心頭。若是無事，在家門口擺一張小桌和幾張小椅子，沏上一壺茶，有朋來，則共享茶香，不亦樂乎；無朋來，則獨品甘醇，自娛自樂。

我想，此生與小城是斷難分離的。小城的人和事，已深深融入了血脈，心頭老是惦记，夢中時常縈繞。每次離家，總是噓唏難捨。幸運的是，歷經幾十年的風雨，我的老家沒有受到太多的侵擾，依然保持着它質樸的樣子，無論漂泊何處，「根」繫親情。亦想，人生有詩和遠方固然好，但也許只有小城這絲絲縷縷的煙火氣，才最能撫慰和安定我們的心懷。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無法落下的鯨魚

最近城中大事，是鯨魚死了。一頭罕見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布氏鯨，半個月前誤闖香港近海，在短短19天裏，被自私的人類瘋狂圍觀、消費和利用，猶如整個人類社會一步步全程直播了這場死亡。

7月13日，有不同市民報稱在西貢海域看到了鯨魚，漁護署調查後證實是一頭珍貴的布氏鯨。牠只有7米長，短過布氏鯨的平均身高，推斷是個「小朋友」。且由於此水域並非布氏鯨平日會到訪的海域，所以又推斷牠可能是導航系統出了問題而迷了路。雖然官方和專家都第一時間提醒民眾不要刻意去「尋鯨」，更不要距離鯨魚太近，但沒有法條加持的提醒只是個「然並卵」。7月14日，在媒體廣泛報道下，民眾開始一窩蜂出海觀鯨，有船家叫價3,000至4,000元租船兩小時。其後香港8號風球，小鯨魚也沒了消息。7月21日，本以為鯨魚已回歸大海的人們再次發現牠竟然還在，狂喜！速圍！而這一回，社交媒體也加入雙重催谷，小文書上出現不少多條船隻超距離圍觀鯨魚的視頻和「攻略」。視頻中，說各種語言的都有，殺手不分地域。7月25日，新聞報稱，鯨魚背部發現螺旋槳傷痕。各路再次疾呼：再次「然並卵」。7月27日，有專家說鯨魚傷口疑似擴大，但還沒來得及進一步擔心，就在緊跟着的星期一——7月31日，一個熱鬧的觀鯨周末之後，這頭年幼的布氏鯨被發現肚皮朝天橫死在海面。有近距離觀察過的漁民說「螺旋槳把腸子都打出來了」。

可預見的下一步，像韓劇中玩兒很大的真人秀死亡直播。然而這節目竟

還有兩集，上集《鯨隕》主打自私殘忍，下集《卸責》主打噁心失望——誰也沒想到，比圍觀鯨魚更熱鬧的：是鯨魚死了之後各方的羅圈兒推說：官方指責專家建議不足，專家指責民眾圍觀，民眾指責媒體亂宣傳，媒體指責官方行動慢，總之都是別人錯，沒有人有反思自己。

不反思自己的結果就是悲劇永遠會重演。此次布氏鯨的死亡，很多媒體做了19天回顧，確實嘔嘔煩煩。但是，真正更該做的，是鯨魚族群包括布氏鯨這些年的死亡回顧。然後就會發現，遠遠不止一條珍貴的鯨魚死在人們的螺旋槳和漁網下，就比如，僅僅兩年前，同樣一頭布氏鯨也是「莫名」隕落在深圳大鵬灣。

布氏鯨是鯨魚中最神秘的品種，沒有一。牠數量極為稀少，且和其它喜好浮出海面的大多數鯨魚不同，牠更喜歡深深地潛入海底，常常是1,000英尺深，孤獨而愜意，靜謐又自由。布氏鯨的這個特性讓牠非常容易受外界影響，如果周邊船隻過多，就會讓牠非常緊張。所以可想而知，這頭小布氏鯨生命中最後這19天，過得是多麼痛苦。

鯨魚是地球上最大的動物，當牠正常死亡後，龐大的軀體會緩緩下降，在分解的過程中滋養無數的海洋生物及微生物，形成深海綠洲，為海床生態提供上百年的養分，這個緩慢的過程被科學家稱為「鯨落」(Whale Fall)。「一鯨落，萬物生」，世間輪轉，生生不息，這是鯨魚們送給這個世界最溫柔的禮物和智慧。鯨魚的死亡本該如此莊嚴肅穆，可翻着肚皮被拖船高高吊起的西貢小布氏鯨卻無法落下了，無論是身體還是靈魂。



信而有征 劉征

盲人

我今年上課進行了一次新的嘗試。每當我要去講課時，無敵是校內的、校外的，甚至有一次的聽眾竟然是些出家人，講的內容也五花八門，而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把眼鏡摘掉。以我500度左右的視力，這樣做的一個直接惡果，是我上了即便一個學期課程，我也無法深入了解幾個學生，因為缺乏目光最直視、最清澈的碰撞。但它的好處也是明顯的。我感覺自己整個人都鬆弛了。在我自身的知識範疇內，我可以游刃有餘的挺近到最複雜的地方而不至於擔心怕聽眾跟不上節奏。

在戴眼鏡的那些年，這是阻礙我講課的最大障礙。因為我發現，凝滯的課堂無時無刻不在要求我一再降低對於知識複雜性的表達，以至於我成了一個說書的。但往往得先拋出一個強烈的觀點，吸引到人之後，再對它進行證實或證偽。而當我摘掉眼鏡的那一刻開始，這種障礙就沒有了。我幾乎是在流暢地表達任何複雜而深刻的理論。這讓我想起疫情期間的幾年，斷斷續續的封控，讓學業

不得不被中斷，迫於無奈，大家只好都去上網課。一開始所有人都很擔心，覺得失去了聽眾。因為屏幕對面不是一群人，而是一面牆，你就不得不依靠意志讓自己相信有些人在這個世界的別的角落聽你說話，這該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啊。結果卻出乎意料，當你面對一面牆講的時候，儘管你已經滔滔不絕講了兩個小時，你會感覺依然神采奕奕。因為沒有聽眾，你的言說實際上是一種自言自語，它的自發性幾乎來自於思想本身。既然思想不止，被它支配着說出一些話來便再輕鬆不過了。

現在，當我摘下眼鏡之後，我遇到了一樣的情況。我覺得整個課堂的氛圍鬆弛。我不期待學生的全神貫注，只是自願的講下去，給出一整套不受干擾的邏輯。就好像我是一本書，而不是一個人。這讓我想到一個教育部的文化項目「高雅藝術進校園」，它倡導把一些國粹，一些世界範圍都廣為人知的經典藝術都請到大學校園，讓學生受到來自藝術本來魅力的擦。我曾看過兩場，一場是青春版《牡丹亭》的《遊園驚夢》，一場是一組很短的交響樂曲。

我極度喜歡這個《遊園驚夢》，倒不是因為交響樂團演奏的曲目來自西方讓我不適，單單是因為《遊園驚夢》的完整性。它並不因為台下有人就來和你說話，它是在那裏自說自話的表演，所以顯得十分完整。交響樂曲那一場就不是了，它生怕觀眾接受不了交響音樂的漫長和複雜，就在其中插入了幾段表演，花樣打鼓，還演奏了幾首流行音樂。固然這一晚的觀眾很熱烈，可那是互動帶來的，不是藝術的完整性引發的一種整體美感，即完美。

因而，對於是否真的要強調一種無時無刻的交流，尤其在當前交流幾乎成為社會當中唯一最不可忽視的事，我反而開始反思，是否交流真的如此必要。或者，倘若我們要表達一個完整真實的對象，而不僅僅為了讓人喜歡，這個選擇似乎不再那麼艱難。這避免了一些那麼堅定、不那麼受歡迎，但是在邏輯上又不可或缺的，迎來了展示的機會，而在一個展示本身為己任，尤其是為了展示效果不斷被打斷，不斷降低要求的時代，給予它被忽視的最重要的東西——冷靜和理性。這實際上是一個自柏拉圖以來的古老話題。